

# 基于《重楼玉钥》探讨新安医家郑梅涧治疗喉痈的经验与特色

孙军乔<sup>1</sup>, 郭允灿<sup>2</sup>, 李秋升<sup>2</sup>, 陈佳恩<sup>2</sup>

(1.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, 安徽 合肥 230038;  
2. 安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, 安徽 合肥 230012)

**摘要** 喉痈的症状与清代新安医家郑梅涧《重楼玉钥》所述“咽疮风”高度吻合。郑氏创立了系统的喉科诊疗体系, 病机分为实证与虚证。实证病机为饮食积热感风、风热上攻, 治宜清泄肺胃; 虚证病机为相火亢逆, 分脾阳虚及肾阴虚, 治当温补或滋阴引火。其治疗特色鲜明: 治法分三策, 倡“内托透邪”为上策、“攻痰排毒”为中策、“禁苦寒沉降”为下策; 针药协同, 独创“开风路针”等三法针刺开闭涤痰, 辅皂角末内服; 用药滋阴禁燥, 重用熟地黄润燥, 忌辛燥苦寒。郑氏立足中医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, 为喉痈治疗提供了理法方药完备的范式, 具有重要指导价值。

**关键词:** 新安医学;《重楼玉钥》;郑氏喉科;喉痈;治疗经验

中图分类号:R276.1

文献标识码:B

文章编号:1003-0719(2025)04-0001-03

喉痈是由外感疫疠邪毒, 引动肺胃热盛, 火毒上攻咽喉所致的疾病。其临床表现与现代医学所称的咽喉结核高度一致, 患者常出现声嘶、咽痛、喉部红肿及呼吸困难等局部症状, 并出现喉部疮痈, 与西医结核性溃疡特征吻合。随着病情进展, 喉痈可导致吞咽困难, 严重时可造成喉部结构永久性改变。这与《重楼玉钥·咽疮风》中记载的“初起生咽喉间, 或红黄色如栗形者。日久满喉成疮, 及满口生者, 渐变紫黑不能吞咽”<sup>[1]8</sup>相似。

西医治疗喉痈主要采用综合性方案, 包括抗结核药物、支持治疗及必要时的手术干预。然而, 常规抗结核药物可能引发肝功能异常、胃肠反应、视觉损害等副作用。相较而言, 中医治疗秉持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原则, 通过中药内服联合针灸形成多靶点干预。其优势在于: 可减轻抗结核药物所致的肝损伤及消化道反应, 提升患者治疗耐受性; 同时, 通过滋阴降火、活血生肌之法, 促进咽喉溃疡愈合, 从而降低喉狭窄风险。

新安医学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, 其兴起和发展与徽州文化紧密相连。其不仅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, 而且对现代中医学的发展和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新安医家郑梅涧所著的《重楼玉钥》

是一部在中医喉科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的经典著作。书中深入探讨了喉科疾病的病因、病机、治疗原则和方法, 以及疾病预后等关键问题, 为中医喉科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<sup>[2]</sup>。《重楼玉钥》详细记载了多种喉科疾病的治疗方法,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本文旨在探讨《重楼玉钥》中治疗喉痈的思路特色, 以期为临床提供借鉴。

## 1 病机辨识及虚实诊断

郑氏在探讨喉痈的病机时, 提出了一种更为深入和综合的见解。他认为, 不能仅将喉痈的成因简化为患者体内阴液的亏损, 进而引发相火旺盛、气机上冲, 最终导致肺金受灼, 火势上炎至咽喉而形成疮痈。郑氏强调, 其病机是虚实交织、阴阳失衡、水火相杂的复杂局面, 因此在诊治过程中, 必须细致入微地辨别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, 并根据不同的证候进行针对性的治疗。通过对虚实、阴阳、水火的精确辨识, 提倡分证论治, 可达至平衡阴阳、调和气血、清热解毒、润燥生津的治疗效果, 从而更有效地治疗喉痈。

**1.1 风热上攻, 内有食积** 在临床实践中, 若患者出现咽喉部位色泽红黄鲜明的疮痈, 并伴见高热、微恶寒、咳嗽、口渴欲饮, 同时查体见舌尖与舌边红赤、舌

苔薄黄,且尺脉浮数有力者,即可辨为风热上攻之实证。这种实证的成因,往往与患者平日饮食不当有关,《重楼玉钥·喉科总论》提出“平昔过食辛辣炙燔,肥甘厚味,以致热毒内蕴,脾胃壅滞。偶触时令风邪,引动积热,上冲咽喉,气血壅遏,乃发为喉痈。其舌红苔黄、脉数有力者,实火也”<sup>[1][2]</sup>。这些食物不仅加重肠胃负担,影响正常的消化功能,还容易在中焦脾胃之间积聚,一旦外感风邪,内外因相互作用,便容易引发咽喉疮痈。

**1.2 阴阳两虚,相火亢逆** 若喉痈是由虚证引起,其疮痈之色往往偏白,呈现干燥而不润泽的外观。患者常感体内有热,口干欲饮,但饮入少量水后,咽喉疼痛加剧,吞咽时更是痛楚难忍。病症的成因主要有二:一是阳气亏虚;二是血虚阴亏。

《重楼玉钥·阴阳论》提出:“虚阳上浮者,必脉虚浮无力,劳则气促,喉间燥痛而不红肿。此由中宫土弱,不能摄伏阴火,龙雷不潜,循冲脉上灼肺金。当温补命门,引火归源,误用寒凉则毙!”<sup>[1][4]</sup>阳虚证患者临床特征表现为脉象虚浮,稍事劳作即感气促,喉咙干燥不适。这缘于中焦脾土虚弱,运化功能不足,脾土太弱,不能敛火,下焦之相火上冲,虚火上泛,熏蒸口舌,发为本病<sup>[3]</sup>。

对于阴虚的患者,其脉象表现为尺脉洪数,但重按则感无力,临床症见五心烦热、咳嗽吐痰并伴有鼻血,食欲逐渐减退。这种情况多由肝肾阴虚,无法制约下焦的相火,使得肾水被煎灼,直至肾元枯竭,相火逆行上升,引发咽喉疮痈、阴虚喉痈。

## 2 治疗特色与经验

**2.1 针刺疏风,服药涤痰** 《重楼玉钥·喉风三十六症名目》提出以“然总不外先针法以开其风壅之痰,次则汤药以清其诸经之火,所谓针为先锋,而药为甘露也”<sup>[1][7]</sup>作为喉科治疗的核心策略。在治疗喉痈的过程中,郑氏先运用针刺疗法,针对风邪侵扰的穴位进行操作,开创了“开风路针”“破皮针”和“气针”三种独到的针法。

“开风路针”主司开通风邪痰浊壅塞之路,急救喉闭,其法取风池斜刺,采用泻法引邪外出,配合囟会穴平刺轻泻开通上焦闭塞,最后点刺少商、商阳放血数滴以泄肺与大肠经热毒。“破皮针”专为热毒壅盛成脓之喉痈而设,旨在直溃痈肿、排脓泄热,操作时以三棱针或毫针对准喉痈局部肿起最高处快速点刺,破皮见脓血即止,点刺深度0.1~0.2寸,谨防伤及深层肌膜,刺后需令患者吐尽脓血并以甘草汤漱口,须严格把握脓

成时机,未成脓者禁用。“气针”则用于调理气机、引火归元,主治虚火喉痈,先取照海直刺行补法滋肾制火,再刺合谷行泻法降阳明逆火,若虚火炽盛可加刺涌泉以引火下行。这三种针法均遵循“拦定风热”的治疗原则,其根本目的在于调和气血,使咽喉部位的风邪得以疏散,从而有效治疗表证。针刺之后,患者需通过温水灌服或吹鼻取嚏的方式用3~4.5 g 皂角粉末以涤荡咽喉中的痰涎,为后续的治疗奠定基础。

**2.2 治分三策,慎用苦寒** 在《重楼玉钥·诸风秘论》中,郑氏总结出“自内攻出为上策,取痰攻上为中策,沉为下策”<sup>[1][3]</sup>的治疗策略。即扶助人体正气,使邪毒从内向外透发为上策;针对痰浊壅塞之急症,通过催吐、取嚏、刺脓峻涤痰涎从口鼻排出为中策;而使用苦寒沉降之药,如大黄、黄连,强行压邪下行为下策。

郑氏强调,在治疗喉痈时,必须严格辨别病情的轻重缓急,细致入微地审查,决不能轻率从事。对于虚证,如果错误地使用清凉药物,以寒治寒,不仅会损害中焦的阳气,还可能使虚火更加凶猛,加剧症状,甚至可能导致病情恶化,形成难以挽回的败症。在临床常见此类误治:医者初用泻心导赤之法使症状暂得缓解,却续投犀角、黄连、黄柏、知母等寒凉之品,殊不知愈用寒凉愈遏伤阳气,终致虚火流窜,喉痈泛滥难收,或肿胀经年不消,渐成缠绵败症。

**2.3 提倡滋阴,禁用辛燥** 郑氏在治疗伤燥类咽喉疾病的实践中,极力倡导采取滋阴补益之法,坚决反对使用任何表散药物。明确指出,无论是否伴随外感发热,都应切忌使用表散药物,咽喉之地难受桂附之性。在治疗伤燥类咽喉疾病时,不应只注意患者是否有外感发热,而应聚焦于其病理的核心——“燥”。若采用辛温药物进行解表,可能会加剧体内津液的损伤,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应极力避免表散。喉部疮痈的发生往往与正气不足、邪毒内侵有关。辛散药物可能会耗伤人体的正气,降低机体的抗病能力,不利于疮痈的治疗;同时辛散药物有扩散邪毒的作用,可能会导致疮痈中的邪毒扩散到周围组织,增加治疗难度,甚至可能导致病情恶化。治疗燥证尤为复杂,且燥邪易于耗伤阴液,因此治疗的基本原则应为滋阴润燥。在《重楼玉钥·喉风诸方》篇章中,紫正散、地黄散、养阴清肺汤等经典方剂被频繁运用,以其独特“拦定风热”的功效,为治疗喉风病症提供了有效的中医思路;通过调和阴阳、滋养阴液、清解肺热,有效地缓解了风热所致的喉部疾患<sup>[4]</sup>。郑氏将熟地黄视为“药中之上品”,并在处方中频繁且大量使用。在他所开具的方剂中,如地黄散、四物汤、清露饮等,熟地黄的

身影无处不在,这些方剂均体现了其养阴清润的治疗理念。

**2.4 远近取穴,外疏风邪,内济水火** 在针刺疗法的应用上,郑氏尤为注重远近端穴位的协同运用。在治疗咽喉疾病的过程中,以“通络开闭、引邪外达”为核心,他精心选择了近端头颈部的穴位,总数达到30个,如天突穴、颊车穴、风池穴等;这一做法凸显了他在治疗中取穴远近结合的独到见解。同时,在近端取穴过程中,郑氏经常运用放血疗法来提升疗效。《重楼玉钥》的原文描绘了这一过程:“余见先生刺其颈,出血如墨,豁然大愈”<sup>[1]43</sup>,生动展现了通过精准刺激穴位,促进气血流通,从而迅速缓解症状的神奇效果。在四肢的穴位选择上,郑氏精选了37个穴位,如涌泉穴、内庭穴、公孙穴等,主要针对肺和胃这两大脏器。依据《灵枢·经脉》所述“胃足阳明之脉,循喉咙”,足阳明胃经的循行路线与咽喉部位的联系尤为紧密,郑氏据此优先选用足阳明胃经的足三里与手太阴肺经的少商等要穴,构建起“清降阳明,开泄太阴”的喉科远端针法体系。《重楼玉钥·喉风针诀》中记载“喉风诸症,皆肺胃脏腑深受风邪”<sup>[1]47</sup>。中医理论认为,咽喉位于肺胃之上,与肺胃两个脏器的关系尤为紧密。因此,在治疗咽喉疾病时,医家们往往倾向于选择肺胃两条经脉的远端穴位进行针灸治疗,以达调节肺胃功能、疏解咽喉疾患之目的。这种治疗策略融合了中医整体观念和经络理论,通过调理相关脏腑的气血,从而有效地治疗咽喉病症<sup>[5]</sup>。

同时,郑氏认为,风热痰毒相传、气滞血瘀为咽喉温热病的共性病机。《重楼玉钥·喉科总论》云:“风邪热毒蕴积于内,传在经络,结于三焦,气凝血滞,不得舒畅,故令咽喉诸症种种而发。”<sup>[1]2</sup>指出感受风邪,风火郁热所致气血闭滞、风痰上攻是本病的病机特点,在针刺疗法的选穴中,郑氏尤为重视祛除外风的风府、风池等要穴<sup>[6]</sup>,同时精选足少阴肾经的然谷、照

海、涌泉等穴。这一选穴策略旨在调和肾中水火,引上逆之相火归藏命门,使五脏气机复归和谐,从而根治咽喉疮痈。此治法既体现了郑氏“外疏风邪,内济水火”的学术思想——外疏风邪以安阳位,内济水火以固真阴;更彰显其融贯《黄帝内经》枢机理论与临床实践的深邃造诣。

### 3 结语

喉痈虽属临床罕见疾病,却无疑是中医治疗的优势病种。《重楼玉钥》对其治疗的阐述,展现了独特的诊疗思路和药物配伍,疗效确切,为临床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撑与精准的辨证用药指导。总而言之,郑氏治疗喉痈强调在细致观察具体证候虚实的基础上,精准辨证分型,并将针药治疗相结合,提倡滋阴,禁用辛燥,尤其突出外祛风邪以解标急、内调肾中水火以治其本,最终达到枢机通利、阴阳调和、喉痈得愈的目的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1] 郑梅涧.重楼玉钥[M].郭君双,整理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23.
- [2] 杨佳辉.新安郑氏《重楼玉钥》诊治喉病经验及学术思想研究[D].合肥:安徽中医药大学,2018.
- [3] 祝福,郑日新,屠彦红,等.《重楼玉钥续编》治疗口疮特色浅析[J].中医药临床杂志,2021,33(8):1451-1453.
- [4] 刘学俭.郑梅涧喉风“拦定风热”初探[J].安徽中医学院学报,1990,9(3):7-9.
- [5] 辛庆龄,李悦,徐伟男,等.新安医家郑梅涧《重楼玉钥》治疗喉病针灸取穴特点探究[J].中华中医药杂志,2021,36(4):2251-2253.
- [6] 宋若会,屠彦红,胡楠,等.新安郑氏喉科治疗喉风之辛凉养阴说[J].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,2015,34(4):14-16.

(2025-04-17 收稿/编辑 刘 强)